

世補齋醫書 文九

壻歸安沈彥模子範

元和陸懋修九芝著

受業

羅山方連軫坤吾

參校

溧水濮賢慈雲依

子

潤庠鳳石

論王叔和傷寒序例

晉皇甫士安甲乙經自序云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
選論甚精唐甘伯宗名醫傳曰叔和性致沈靜博通經方精
意診處宋成無已嚴器之並謂仲景傷寒論得顯用於世而
不墮於地者叔和之力也林億謂仲景去今八百餘年惟叔

世補齋醫書 文九

壻歸安沈彥模子範

元和陸懋修九芝著

受業

羅山方連軫坤吾

參校

溧水濮賢慈雲依

子

潤庠鳳石

論王叔和傷寒序例

晉皇甫士安甲乙經自序云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
選論甚精唐甘伯宗名醫傳曰叔和性致沈靜博通經方精
意診處宋成無已嚴器之並謂仲景傷寒論得顯用於世而
不墮於地者叔和之力也林億謂仲景去今八百餘年惟叔

和能學之叔和一代名醫去古未遠其學當有所受前人之
言叔和者如此則其序例一篇自晉迄宋絕無異議可知乃
首發難者爲方中行則削而去之矣竊方說爲己說者爲喻
嘉言又存而駁之矣兼襲方喻兩家而視叔和如江湖賣藥
之流者爲程郊倩則甚至戟手謾罵矣序例之存亡大有關
於傷寒論之興替諸家未見原文以爲傷寒論壞自叔和直
謂黃岐一派至叔和而斬絕何叔和之爲千古罪人直如此
其大乎徐靈胎曾爲之說曰不有叔和焉有此書亦思諸家
所集果是仲景原本否耶論極和平而尙不知三家之意所
以擠排叔和者實欲抹煞仲景且欲抹煞仲景撰用素問熱

病之義夫人病之初每由於寒及其既病勢必成熱仲景傷寒論所以自有熱病而內經熱病論所以首言傷寒既不知仲景之傷寒卽內經之熱病故轉以叔和之引來作證者爲非又不知仲景之有日數部厯引內經熱病論中語故轉將本知此理之叔和竭力而詆毀之卽以叔和之不知有寒襯出仲景之不知有熱謂自晉以後之談醫者皆僞統遂謂叔和之序例爲僞例夫例則例矣何僞之有不過欲自以爲道統耳私心一起變幻無窮人人甘心於叔和勢必無禮於仲景直若盲左所述盜憎主人者噫異哉三家中喻之才最大其筆最利其私心亦最重所恐讀書未徧之人以三家之言

爲先入之見遂若叔和真有應削應駁應受罵者不有人焉
起而正之叔和不幾爲三家所滅耶三家滷滷訛訛本無足
責可笑者以黃坤載之自命爲大醫旣不識傷寒論本兼熱
病又不思熱病論本說傷寒於其自著溫病名義特將內經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一句暗暗抽去以滅其迹莫謂後之覽
者無一明眼人也夫叔和之於傷寒猶二徐之於說文大徐
新埶小徐繫傳亦多有被人指摘者然說文爲李陽冰所亂
賴二徐修治以傳而必曰二徐爲校長之罪人無學至二徐
而斬絕試問治說文者其能首肯也夫

論叔和序例及平脈法辨脈法

千金翼卷第九第十既爲傷寒論最前之本外臺祕要第一卷又引諸論傷寒者八家自陰陽大論起至此則時行之氣也止爲仲景原文林億等注謂巢氏病源陳延之小品孫思邈千金方並同以下接王叔和曰逐日淺深以施方治迄於發表以桂枝溫裏以四逆一段則叔和之言也此外又遞引華元化輩六家之論合之仲景叔和爲首尾八家然則陰陽大論至王叔和曰以上辨明時行非時行者不卽是仲景之論而何不卽是叔和所采仲景舊論而何三家者曰爲叔和僞例以爲儘可痛詆卻不料其出於仲景者尙有病源小品千金皆可取證外臺又引仲景日數并方二十一首林億先

於卷首桂枝湯下注曰出仲景日數部桂枝五味者是於承
氣湯下注曰出仲景日數部大黃三味者是則此日數部所
引素問熱病篇中語亦出自仲景而非叔和僞例更無可疑
乃三家未見兩書或且佯爲不見而削之而駁之而痛罵之
尙非削仲景駁仲景罵仲景乎且不得謂其陽尊仲景矣余
不爲仲景薈萃羣書而一正之誰復能知序例中言本多仲
景之言哉而事更有奇焉者仲景傷寒論自序云并平脈辨
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謂平其脈辨其證以成此十
六卷之論非於論外別有平脈辨證兩篇故千金外臺亦無
此兩篇也叔和則於序例之外更有平脈法辨脈法之作絕

不類仲景語此則並諸可與不可篇皆叔和所重集爲叔和所自言喻氏欲取叔和辨脈法中清邪濁邪數語爲瘟疫發端而又礙於此言之出自叔和卽其深惡痛絕之人乃作爲仲景本有平辨二篇先從他處微微透露以便下筆時全無扞格一若仲景於傷寒論外真有平脈法又有辨脈法者豈知仲景自序明言辨證本不是辨脈乎彼於序例則以仲景之言派作叔和於此則又以叔和之言指爲仲景逞心而道旁若無人豈有并千金外臺尙未之見而可謾罵古聖賢若此其甚者乎嗟乎千金外臺非僻書也欲論仲景者應請先購此兩書讀之

論叔和諸可與不可篇

千金外臺或竟爲三家所未見或見之而佯爲不見皆未可知至於叔和諸可與不可篇則嘉言見之郊倩亦見之矣乃郊倩於叔和自道其重集者明明見之而偏要說是仲景語謂仲景所以將汗吐下法分隸於春夏秋三時而獨不言冬者明乎傷寒非止冬令之病傷寒論非止爲冬令傷寒設夫其不止爲冬令傷寒設者謂其併春之溫夏之熱而皆在論中也叔和特於此下春夏秋三時數語叔和之工於發明仲景者何如余獨怪郊倩之於叔和固詆毀之不遺餘力恨不墜諸淵而又下石焉者而特於此抉出精義乃反爲叔和表

章亦若不遺餘力如此不轉幸其偏說是仲景之言而叔和之不可磨滅者乃因此而益顯乎叔和而有知也當亦啞然笑矣

論劉河間治溫全用仲景傷寒方

世謂仲景但知有傷寒至守眞始知有溫病故疑仲景但用辛溫守眞始用苦寒治傷寒則用仲景之桂麻治溫病則用守眞之膏黃一若仲景方但有桂麻而膏黃則始於守眞者其言悖甚然亦有所本也王安道源洞集傷寒者表有寒邪非辛溫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湯之所以必用也溫病熱病無寒在表非辛涼苦寒或酸苦之物不足以解之此

仲景桂枝麻黃湯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製防風通聖散之類所以可用也異哉安道其謂治寒用辛甘溫治溫用辛涼苦寒酸苦者下藥絕不少混其說自可爲經然於辛甘溫則曰仲景而於辛寒酸苦則不曰仲景必曰後人是豈仲景之葛根非辛涼乎仲景之芩也連也膏黃芍藥也非寒涼酸苦乎此眞余所謂但見論中有桂麻薑附不見論中有芩連膏黃者不意其卽始於安道也夫其所指爲後人而有防風通聖方者非守眞乎後人中惟守眞爲能用仲景法所以守眞之升麻葛根湯卽仲景之葛根也三已效方卽仲景之石膏也三一承氣卽仲景之大黃也天水涼膈卽仲景之瀉心豬

苓也若人參石膏一方更與仲景人參白虎異名同法惟其
欲明溫熱所以暢論傷寒不然者河間六書世皆知其舍寒
而論溫矣而何以論溫之書莫不稱傷寒直格傷寒醫鑒傷
寒標本書中論溫亦莫不曰傷寒煩躁傷寒發狂傷寒表裏
俱熱而凡所以治溫之方皆從傷寒論脫化來耶後人但說
仲景有桂麻法其能知仲景有膏黃法者獨一守眞耳異哉
安道胡絕不見守眞所用無一非傷寒方耶種種迷罔總由
誤會傷寒二字而起而前人之本知溫熱是傷寒者又不能
逆料後人之不解而預防之所以於前人之論傷寒不知其
亦兼論溫於前人之論溫又不知其本稱傷寒無怪其看得

傷寒論中絕無一治溫之方矣至守眞醫鑒一冊借刻於馬
元素者則因朱奉議活人書將寒熱二字釋作三陽是熱三
陰是寒謂病一到三陰皆爲寒證故特申仲景用寒之法以
闡翼中用溫之非蓋守眞固知仲景之能用溫亦能用寒也
而豈與仲景有異同哉謂余不信盍取河間書一讀之

臨證指南暑病門楊姓案云仲景傷寒先分六經河間溫
熱須究三焦夫河間治法亦惟六經是言而三焦兩字始
終不見於六書初不解指南之何以有是語久之而悟指
南於西昌之論瘟認作河間之論溫約略記得河間之書
人皆說是異於仲景者故卽不妨託之河間耳觀此先分

須究等字亦全不成句法乃因託名大醫人盡耳食遂開
吳鞠通上焦之弊置六經於不問不知傷寒論六經提綱
本不獨爲傷寒設廢傷寒論則六經失傳廢六經則百病
失傳莫謂指南所言無關大局也

論喻嘉言溫證三篇

喻氏醫門法律頗爲後學可讀之書卽疫論亦稱高絕蓋以
此一篇固是論瘟不是論溫也至其尙論後篇之論溫欲以
所定之三例敵仲景之六經此則純乎私心不可爲訓嘉言
以仲景爲詳於治寒略於治溫而又誤解內經冬不藏精春
必病溫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兩言以謂寒病傷人者少溫病

傷人者多適因治愈金鑑一病載之寓意草中此一病也卽其據以作溫證中篇爲一大例者而不自知其錯中錯也原其致錯之由乃以不識內經精字統指人身津液而言輒認作男女交媾陽施陰受之精如康成之解亦旣覲止遂謂腎精不藏由於勞腎生風卽內經勞風之證定屬少陰然後以仲景書中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五十一字先截去太陽至溫病十四字而下句若發汗之若字則聯屬上文者也乃并此若字去之但引發汗下至語言難出三十六字以便減去三陽痕迹

將自汗各證一齊牽入少陰絕不自顧其所引少陰病無非
脈沈脈緊脈微欲絕厥逆無脈又脈陰陽俱緊句句與三陽
證之陰陽俱浮者相反且不顧陰病無發熱陰不得有汗兩
層又不顧仲景尙有三陽合病兩條與此條諸證互相發明
乃獨於金鑑案中祕不言脈以爲揜著之計無如藏頭則露
尾顧此則失彼金鑑之病而果愈於麻辛則其脈必沈必見
微細必不陰陽俱浮自是少陰之傷寒本無涉於陽明之溫
熱而徒割裂補綴煞費心機演成溫證三篇欲人於春夏秋
之溫病盡用麻辛附之溫藥先從別處說仲景治溫凡用表
藥皆用桂枝夫曰凡用曰皆用則仲景之於溫病必用桂枝

而且用不一用矣不過欲便私圖直可指鹿爲馬居心之險
詐未有甚於此人者謂爲誤解內經尙是曲恕之辭耳試觀
千金方溫風之證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
不仁嘿嘿但欲寐一段千金之所謂溫風非卽仲景此條之
風溫乎千金用石膏三兩設使嘉言見之亦必曰一一皆顯
少陰經證而不用石膏且用薑附矣再觀千金所載府藏溫
病共有六方皆用石膏則雖腎藏有溫亦以石膏爲治蓋以
溫病之少陰固從火化爲熱非從水化爲寒也陳延之小品
亦以萎蕤湯之石膏治冬溫是皆可取以證嘉言溫病用溫
藥之謬而溫病之必用石膏者亦可信矣